

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茫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又如，《庄子·逍遥游》假设两个人物肩吾和连叔对话。肩吾心智狭隘，不能理解“逍遥”的自由境界，连叔批评他是“知盲”：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悚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

总而言之，庄子的“游心”，旨在扩展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克服人心智的狭隘和自我束缚，以此使心灵和精神获得至如和至乐。《庄子·田子方》记载：“老聃曰：‘吾游于物之初。’……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的“逍遥”和“游世”生活态度，就建立在“游心”即“心灵”的超越性寄托和冥想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先秦城址在中国古代城址的发展史上属于早期阶段，它作为中国城市起源与发展阶段的重要遗存，成为学者经常探讨的对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展开，先秦城址越来越多地被发现，随之而展开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具体到城市防御方面，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在军事防御方面除了盛行守在四边的政策之外，还施行城郭之制的防御模式。研究城郭之制的起源，从中可以获得大量先秦城址的防御思想、防御模式、布局模式等方面的资料，这无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但是城郭之制又发端于何时呢？对此问题前人也做了工作，有学者认为城郭之制是在夏商周三代初步形成，曹魏至隋唐时期逐步成熟的；有学者认为依考古发现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址已多见有城郭布局，但城郭制布局是否可上溯至春秋以前，还无法确证。但这些观点哪个正确，城郭之制究竟出现于何时呢？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探讨城郭之制的起源首先应该明确何为城，何为郭，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何为城郭之制。

试论 先秦城郭之制 的起源

张国硕
齐磊
石艳艳

关于城、郭的含义。《说文解字》云：“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可见城是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这种防御性设施一般为垣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郭也是城垣，其与“墉”字古通。《说文解字》云：“墉，城垣也，从土，墉声。”段玉裁注：“古文墉者，盖古读如庸，秦以后读如郭。”即郭也是一种以城垣为主的防御设施。

城、郭的位置不同，其功能亦不同，出现的时间早晚亦不同。《释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管子·度地》曰：“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阡。”《孟子·公孙丑下》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可见郭是廓落在城外的防御设施，是单垣城墙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城墙外围加筑的防御设施。单垣城墙的功能是保护城内所有居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谷梁传》隐公七年云：“城为保民为之也。”《墨子·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左传》襄公七年云：“民保于城，城保于德。”而城与郭配置，其功能则有所变

化。《吴越春秋》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管子·八观》篇云：“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以此可知，城与郭配置，城的功能即变为卫君功能，而郭则主要为守民，是卫君的第二道防护。以此也可知，郭是城出现之后才出现的，故郭的出现时间晚于城。

城郭之制也即城与郭配置，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城市防御模式，体现的是先秦时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筑城思想。由此思想以及文献可以推知，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称得上是城郭之制。第一，所发现的城址必须有两重以上的呈方形、圆形或不规则形的闭合的城墙，且两重城墙均能起到防御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假如一个城址的两个或三个方面建有双重城墙，其他地段没有建造城垣而是有意利用河流、湖泊、沼泽、高山替代城垣的作用，那么这个城址也算具备了条件。第二，

两重城垣的时代应该相同,作用都是防御,只是保护的對象不同。因为城、郭配置才叫城郭之制,城、郭的时代就应该相同,若两者时代不同只能叫某个时期的单城垣防御。若两者的使用期有交叉,那段交叉期才符合此条件。第三,内、外城垣应该分别具备“卫君”、“守民”的功能,两重城垣对城内的居民从地理范围上作了划分,内城卫君,外城守民,这也是城郭之制的核心思想,施行城郭之制城垣布局的城址应该属于国家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这就要求两重城垣之间应该有足够的面积供普通居民生活。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城郭之制的三个必备条件,在这三个条件之外,还有关于城、郭的位置问题:符合前述文献记载的郭城廓落在城外的,应为典型的城郭之制;至于那种并列或两座相距较近的大、小城,也具备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内涵,应为非典型的城郭之制。

我国已发现了多座新石器时代的内外城布局、两城并列布局、三城并列或相近布局的城址,如王城岗城址、边线王龙山时代城址、邹平丁公城址、五莲丹土城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城址、紫竹村城址、陶寺城址、藤花落城址等。但细加分析,仅有陶寺城址和藤花落城址基本显现出城郭之制的迹象,亦即城郭之制应在此期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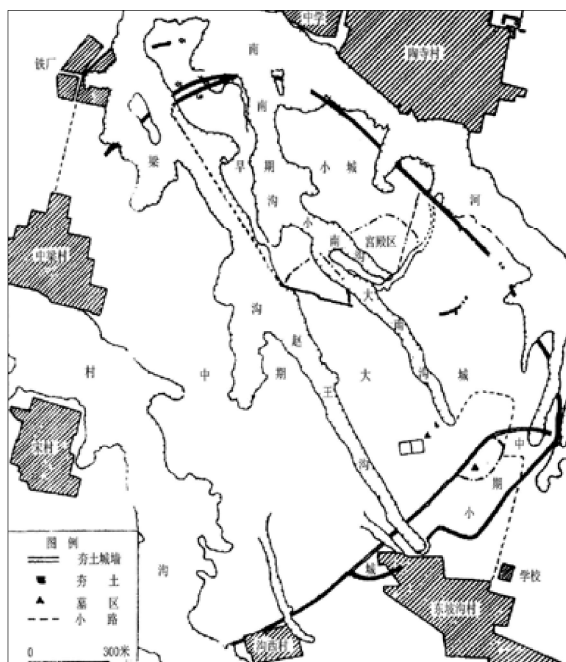
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虽然有两座小城,但东、西二城并列,且西城是在东城被洪水毁坏之后新建的,故两城不具有相同的使用期,二城不属于城郭之制。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虽距王

城岗小城不远,且大、小城均为龙山文化晚期,建造方法也接近,但没有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共同的使用期,因而不能确定为城郭之制布局。

边线王龙山时代城址、邹平丁公城址、五莲丹土城址三座城址均位于山东地区,至少都有内、外城形制双重城垣结构,五莲丹土城址甚至有三重城垣,这些城址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每个城址内、外几重城垣均为相继修建,但无相同的使用期。这些城址的双重、三重城垣不能满足有相同的使用期和分别具备“卫君”、“守民”功能等条件,因此不能算作已施行了城郭之制布局。

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城址、紫竹村城址三座城址均位于四川地区,虽然均有内、外两重城垣,且两重城垣时代相同,但是内、外城垣间地势较低,甚至有河水经过,空间较小,不能满足城内普通居民生活。可见四川地区的双重城垣城址虽然具备相同的使用期,但不分别具备“卫君”、“守民”的功能,因此也不能算作已施行了城郭之制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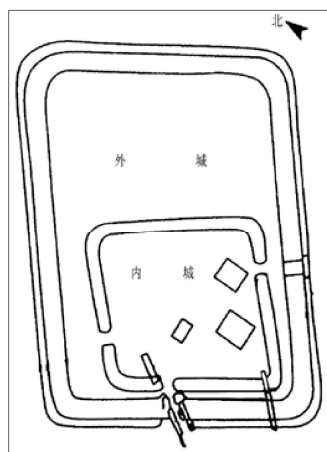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有三座城垣,早期小城位于大城内靠东北部,中期小城则为大城南墙东段与向外扩建的城墙所围筑的。早期小城内有十多座夯土建筑基址,可能为宫殿区。大城内东南部是窖穴区,西南部可能是手工业区,西北部是普通住宅区,在各区之间有大片空白区。中期小城主要用作墓葬区。早期小城与大城虽可体现双城垣“卫君、守民”思想,但二者时代不同,大城建成后虽宫殿区仍在使用但小城即废。中期小城与大城有一段相同的使用期,但不



陶寺遗址平面图

能体现“卫君、守民”思想，故此城虽已出现城郭之制布局的迹象，但仍不能被称为城郭之制布局。

江苏连云港市藤花落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垣组成。内、外两重城垣均呈圆角长方形，内城基本上全部采用版块夯筑，而且使用了大量的木桩，比较考究。外城则以堆筑为主，只是近城门处采用了版块夯筑。发掘者认为从内外城的城门在一条直线上以及内外城之间的道路、排水沟之间的打破与叠压关系以及出土陶器等情况分析，



藤花落城址平面图

内外城基本为同一时期，可能在建造年代或废弃年代上稍有先后，但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的使用年代。目前的考古工作还可以确定内外城有着功能上的区别。所有的房址都在内城之中，在外城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房址。东部、南部和西部内外城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当，唯北部内外城之间有一较广阔的空间，从现在沟渠的剖面上看，没有黑灰土等与居住生活有关的堆积，文化层较贫乏，可能为生产区。可见藤花落城址虽已具备有相同使用期的双重城垣，且内、外城垣间有功能上的差别，但其内涵并非为“卫君”、“守民”功能，因此，此城址虽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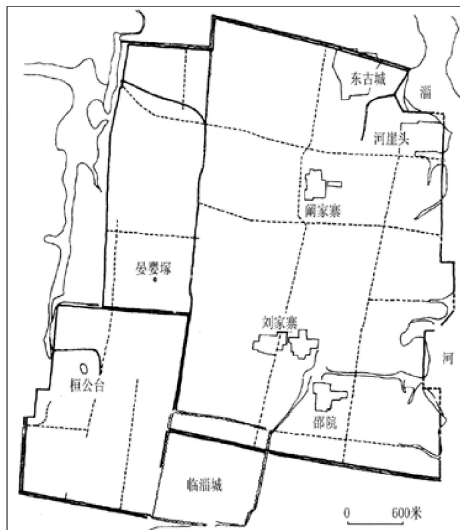
出现城郭之制布局的迹象，但仍不能被称为施行了城郭之制布局。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城郭之制稍显牵强，夏代未发现内、外城布局城址的话，那么商代前期已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典型的城郭之制。城郭之制首先发现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中，关于二城的始建年代孰早孰晚学界虽有争议，但二城始建年代相差不远几乎已成公论。因此可以认为此二城为施行城郭之制的最早城址。随后发现盘龙城、三星堆城址等方国遗址沿袭了此模式。通过分析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盘龙城和三星堆城址的城垣布局模式，我们可见城郭之制布局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均施行的是典型的城郭之制；有内、外两道城垣，

由此可见,城郭之制布局模式在商代前期已出现,而且均为典型的城郭之制布局。我们从以下的周代城址中还可发现,周代城址已普遍出现了城郭之制布局,如虢都上阳城、曲阜鲁国故城、魏安邑故城及楚纪南城等,而且发展了此布局模式,出现了宫城不在郭城之内,或与郭城相连,或与郭城相依,也即非典型的城郭之制布局模式,如临淄齐故城、郑韩故城、燕下都故城、中山灵寿故城和邯郸赵国故城等。现选择这个时期内两类城郭之制城址时代较早的虢都上阳城和临淄齐故城分别介绍如下。

虢都上阳城由城垣与城壕、宫城与环壕组成。现存城垣平面大致呈东西长方形,宫城位于城内西南部,亦近长方形。宫城内发现有较大面积的夯土和直径近1米的柱础,当属宫殿基址,还发现有与宫殿区配套的横贯宫城中部的供水设施。在宫城内外,还发现有多座规模不等的地面式房屋建筑,其中有的具有较高规格。在城垣与宫城之间还分布有粮库和多种手工业作坊。此种模式将宫殿区和规模稍小的地面房屋建筑、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粮库等分开,已明显具有将统治者与普通居民分开的筑城设计理念,符合内城外郭制的典型城郭之制布局模式。

临淄齐故城分为大、小两城。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部分嵌入大城西南角,平面略呈长方形。大城平面也呈长方形。小城应是宫殿区所在,其北部分布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中心建筑为一平面形状呈椭圆形的夯土台基,俗称



临淄齐故城平面图

“桓公台”。另外,小城内东北部有一俗称“金奎殿”的夯土台址,亦当是宫殿建筑基址。小城内南部有大概为官府直辖的冶铁、铸铜及“齐法化”铸造作坊遗址。大城为郭城,大部分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居住址分布其内,另外在大城内的东北部的河崖头村一带和南部的刘家寨等处,分布有王室贵族墓地。

综上所述,先秦城址城郭之制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大期:新石器时代至夏代为萌芽期,已出现城郭之制布局模式,但各城址中的内、外城内涵还不能满足城郭之制的“卫君”、“守民”功能;商代为城郭之制的产生期,此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郭之制布局模式的城址,但均为典型的城郭之制城址;周代为城郭之制的成熟期,此期除了出现较典型的城郭之制布局模式的城址外,还出现了非典型的城郭之制城址。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